

默堂先生文集

默堂先生文集

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書

與胡康侯侍讀

秋暑方熾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淵前月十八日以久不奉
問起居遂遣家僕上狀今必塵清聽矣方茲俟報忽拜六
月初間誨翰伏審邇來尊體益健極慰瞻仰召命嚴峻既
已弗藥便可趣裝上副明主虛懷久待之意矣佇聞柄任
海內所同未叅侍間伏乞為道倍萬調護謹奉狀不宣
淵前月下旬伏蒙省劄備坐宮使侍讀薦淵應直言極諫
科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令具詞業繳進竊惟制舉之設自
漢及唐沿襲不廢蓋皆以待非常之才至本朝尤重其選

自非精通經史百氏之書深明古今治亂之變達於世務而文采又足以發之不以應詔如淵學術荒淺議論踈濶而又年衰多病文思僻澀一無足取俾充茲選公議謂何故自聞命以來雖復自幸不敢以為榮也況淵實無所有尤善累人往者當路或憐其窮漫加剪拂便遭廢逐今茲積垢未洗縱復不能晦跡遠遁豈可更以彈擊之餘上玷左右知人之鑒三復重言但增戰慄唯公名德之重天下歸向咳唾所及驚塞增價誰不願出門下必有真賢實能仰副搜拔如淵不肖徒知感激而已已具詞免狀申省謹布肺腑尚冀孚察亦不敢具公啓上謝併幸原恕

淵區區之意已具前書不復縷縷上浼台聽誌中不可加

損之喻已悉尊旨然字說雖不行於世病根猶未盡除如
間日之瘡寒熱才退便若無事萬一其證尚在尤宜急攻
要須見不復發乃可去藥耳元祐紹聖之事可以觀矣誠
恐後之視今亦無以異於今之視昔也明道先生云但得
道在勿問今與後已與人此言甚大公既無疑矣了齋云
身短而事長難與急者論實中不肖之病然未能不以為
憂也徒有愧於諄諄之誨耳伏冀深察之龜山論語及易
義盡於所送去者承復索其餘更待問諸楊恐必無也何
由承教臨風徒切傾渴

淵再拜專人至伏蒙書誨方渴仰中獲聞春夏之交尊體
益康健豈勝慰釋自前月見邸報已聞給事被召中外交

慶況如淵者其喜可知而來教畧不及當是路遠朝報未
到耳如近人朝廷用人頗復求舊諸公咸集以俟長者之
至當不復辭矣衰晚於世無求但與天下蒼生跂踵以承
膏澤又不知果於何日起程萬一未迴鄉里間得款逐一
見莫大之幸也伏紙懷想言不盡意

春秋傳久欲受教以相去差遠不敢面請今茲辱頒惠仰
荷不棄豈勝誠感所恨未見全帙又不能無望也伊川先
生曰春秋聖人之用也學聖人而見其用無餘蘊矣畧窺
一二驗之於心推之於事皆可施行深切著明如見聖人
筆削而躬授之計自秦漢以來雖如董生研究恐未覩此
秘也行年六十餘矣獲見斯文豈不知幸淵已請於丞相

再候乞宮祠有報若許不許皆令暫歸計所報當在端節
前後遠不出後月半間春秋傳猶有二十卷乞及期附來
至懇至懇定夫所撰思復行狀顯道墓志與龜山所撰定
夫墓志皆無本但記得思復墓志盡載行狀之詞唯結處
論世儒之失即龜山之文也諫臣所論罪在無知蓋不足
辯經筵一二公尚放得下閒人又可彊解事耶承喻愧恐
愧恐尚書省及免役事初不詳聞易傳親傳者別無本今
納去看畢示下幸甚幸甚龜山文集已編成六十卷得諸
楊書云爾伏恐尊悉

淵再拜承諭春秋傳已脫藁當已繕寫奏御矣無由一見
全帙想望函丈恨無羽翼耳淵不肖雖不足仰窺作者之

意然亦嘗竊聞一二矣至如論齊晉之事重道義而輕功
利此自孟子以後儒者所未嘗及脫或及之莫能純一故
王霸儒墨混為一區而伊呂管晏擬非其倫矣是無他知
之不明講之不精故也左右傳道於已絕復續之餘所見
既的所守甚嚴而文字之妙又足以絢發之則其作聖賢
於千載豈在他人乎前所贊嘆不為過矣所恨衰晚未能
千里負笈面承緒論若傳本已多其藁無用蒙借錄俾聰
明未衰之間得以玩習他日復見公林下閭閻侃侃亦足
以奉承餘誨美不審肯賜矜許否

答胡寧和仲郎中

昨奉書久無來報意多事不暇遣人遂發家僕馳問方此

懸望忽辱專介惠書獲聞邇來侍奉多福喜慰可知也尊
丈召除大慰海內之望前書已具賀伏蒙誨諭益荷眷予
之厚耆德彙征天下之福然來教以老者為言非賤冗衰
退之人所當覬望也朝夕引去終嶽祠之任即不復就祿
矣末由晤見千萬為親愛重謹奉狀不宣

蒙論及淵明事若以人物言之如雲漢在天可仰而不可
及但學者是是非非又不可苟夫正人之是非乃所以正
己也豈可以輕議為嫌前書謂陶公何譏焉者蓋謂秦漢
以來道義不明諸子百家各懷私見故雖如陶公之賢亦
未嘗子細觀誠有見焉非妄說也若以為雅意素有所主
即棄官為是如此則晨門荷蓀長沮桀溺之流不經聖人

指點誰敢以為非乎楊子雲云古者高餓顯下祿隱不知
何所據而言恐只是失身於天祿而不能去恐或議之聊
以自溍耳伯夷柳下惠孔子皆以為賢孟子亦曰其超一
也何高下之辨乎故論其高淵明乃千載之士論其是古
人軌轍較然亦可見也龜山婺州之任未嘗從辟盖方是
時饑餓不能出門戶帥司以攝闕員耳仕固有為貧者未
易疵也但尊丈既以柳下惠許之不當更引淵明例耳不
就二字已悉雅意墓志第二本已送去將樂矣請知之久
以病在告不曾見丞相前此甚望春秋傳來計得之喜甚旦夕
叩問之金紫辭不下乞宮祠又未許不知今歲得去否
淵蒙侍讀以大科相薦自顧何人敢當此舉想出於諸友

贊揚之力愧荷愧荷或云侍讀意不在科目徒欲因此振
歎衰懦耳果爾尤不可也淵行年六十餘日覺昏憊縱使
向前亦何所補深恐緣是益重其過更為長者之累雖所
幸也其能安乎近有問淵尊丈何以相知遂形論薦淵答
以此翁必是見不肖與張柬之公孫生年齒相上下故以
其似而薦之不知淵學問名節與此兩公大懸遠也問者
遂大笑因侍次幸道之

又論龜山墓志中事

差市易務事始末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朝以
書問所欲公年已七十矣

癸巳生至宣和四年
歲在壬寅己年七十答以老不

能辦事唯求一筦庫為貧耳慎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
官近毗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即為求得之馳
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為人所授公聞之曰非見
闕固於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為然縱便得祿其
可就乎蓋慎求不察吾意耳至五年秋末果退闕因傳國
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即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
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秘書郎召對且御筆詔若辭者坐罪
乃不克免先是傳國華奉使三韓得旨許於經由三路凡
人才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淮浙
人才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某者願以所得薦
三路人才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

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郎即就即非同時事失其實矣今削去不就二字為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雖不見於墓志亦可也

攻王氏一章行狀不載墓志載之

公嘗為某言自佛入中國聰明辯智之士多為其所惑鮮不從者唯韓退之歐陽文忠立得定然佛之徒未必誠服其說其餘能文章好議論者於佛之道實未必知而恥於不知往往樂其誕而自小更入其黨無足議者如王荊公晚年深取其言自謂已知之而知有不盡此非同乎流俗也蓋其於儒者之道未嘗深造故溺焉而不自悟耳是以為世大害自元祐以來世之賢者多攻之而亦多不得其

要領某於明道先生哀詞中論世儒之學云物我異辨天
人殊觀中庸高明之學析而為二而道因以不行矣雖王
氏復生不能以口舌解也其道不然也如此其見之行事
顛倒悖謬蓋不可以一二舉所謂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
偽者也惡能治國家故淵嘗竊謂龜山諫省所論王氏一
章正名其為邪說是矣然則其流弊足以亂天下為言猶
是一時之論至於拔本塞源當與待後之賢者相與推明
其意如孟子之辯楊墨然後能成龜山之終也墓志所載
雖用全篇亦持其端而已又可畧乎

三經義辨止載朱公有益學者之詞

龜山與給事書云荆公黜王爵罷配享嘗謂其所論多邪

說取怨於其徒此三經義辨所不得已也如日錄字說亦有少論著然此事不可易為之云云又龜山既從蕭子莊之請為作浦城學殿記言王氏立言之謬又答其書云向在諫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閤然羣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言今雖有定論而學者真知其非者或寡矣屏居投閒因撫三經義有害於理處是正之以示後學云云以此兩書之詞觀之則三經義辨用之於王氏豈無意乎又豈止為解釋文義之不當遂欲求勝乎誠以道術所在萬世所待以開明者不可闕耳今墓志所書止引朱子發奏疏云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某之愚見更欲少賜提掇之庶幾不與末篇所謂凡訓釋論撰同

為空言也如何如何

淵啓令弟又荷錄示疑問至感至感果何求哉心則遠矣此兩句極幽遠有味連上文讀至此語若不足意已獨至蓋不必稽之陶公而後得龜山之為人也陶公於此功名富貴誠不足以累其心然於道其幾矣於義則未也豈可與行義以達其道者同日語哉孟子論伊尹之取與既以謂合於道又以謂合於義其論養氣既以謂配道又以謂配義此理恐陶公所未講也何則仕為令尹乃曰徒為五斗米而已一束帶見督郵便棄官而歸其去就果何義乎孔子之言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體用不分而動靜一如美自聖學不傳學者各任其意則有舍義而言道者

佛之徒是也陶公何譏焉恐不可以龜山為比如後來再問心遠所對數條鄙意以謂以語陶公猶未到他履踐處況於龜山此蓋老人恐學者不悟其語故為是委曲辨析之詞未敢聞命繫辭曰以言乎遠則不禦夫豈有畔岸哉嘗試以是觀之恐是老人初意更苦為問過也鄒陳以師禮事龜山胡公實傳其學此居仁作行狀失於審詳之故銘序中不及淵知其意矣如以宣和御筆為當時海行指揮可謂斬釘截鐵之論春秋筆削豈復有假借乎欽服欽服

代龜山與南劍張守

比辰霜寒伏惟鎮撫多暇尊候動止萬福某衰晚里居幸